



通志堂經解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通志堂經解

11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趙氏春秋集傳序

東山趙子常先生元季師事九江黃楚望傳春秋之學著屬辭補註師說三書為三傳之學者尊稱之先生復有集傳十五卷則先屬辭而成者自序言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迨後屬辭成以集傳義例微有未合更須討論至正壬寅先生再著其書至昭公二十七年以病輟筆門人倪尚詎援先生之義續成之即今書也先生常謂屬辭特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則是書宜與屬辭并行也明矣予得千頃堂藏本因論次焉竊觀宋元之際新安沐浴紫陽之澤老師宿儒多出其間若雲峰雙湖兩胡氏定宇陳氏仲弘倪氏見心程氏皆能著書推明朱子之學其與先生同時又有環谷蔡肇兩汪氏風林朱氏與先生輔翊開代脩明禮樂為世儒宗其纂輯羣言羽翼注說如環谷之纂疏者亦有其人然未有迥然特出能得知我罪我之義如先生者先生蚤見楚望即告以窮經之要在乎致思于是深悟夫魯史有一定之書法聖經有筆削之大旨魯史亡而聖人所書遂莫能辨獨幸左氏傳尚存遺法杜預注左于史例推之頗詳公穀二氏多舉書不書見義其後止齋陳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故先生為集傳本之二家而兼采眾說要便學者即策書之例以求筆削之旨則知聖經不可以虛詞立異破碎牽合以為說而後聖人之經明矣故朱風林一見其書輒曰前無古人其推服之如此豈同時諸儒所可及哉先生卒後門人輯成藏弄故人不見嘉靖中東阿劉陽得其書于先生鄉人汪元錫而屬教諭夏鍾傳之噫後之學者知三傳之不可廢不僅也遺經以究終始者豈必賴是書也夫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春秋集傳序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與諸侯倍畔蠻夷侵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糾之以會盟齊之以征伐上以尊天天下以安中國而天下復歸于正晉文公承其遺烈子孫繼主夏盟者百有餘年王室賴之故孔子稱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及于晉伯不踐諸侯復散大夫專國陪臣擅命楚滅陳蔡宋滅曹吳入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矣孔子生於斯時道足以興周而慮夫當世諸侯其能用之蓋嘗歎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始蓋有意於齊晚尤拳拳於魯也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使仲尼得君復周公之法脩桓文之業率天下諸侯以事周則文王之至德吾無間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家之魯出公之衛可正也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則文武之政可舉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戎狄可膺制舒可懲也當是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之掌也既而道終不行則又歎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其心豈能一日而忘天下者於是西狩獲麟則夫子老矣嘉瑞既應而天下其能宗子雖聖人亦無以見其志矣乃即魯史成文斷自隱公如之筆削列伯者之功過以明尊天王內中國之義貶諸侯討大夫誅其亂臣賊子以正人心示王法蓋天之所命也是歲之夏齊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適當修書之際夫豈欲托諸空言者哉故曰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蓋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

禮樂之教結于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人情猶不能忘於其上也迨其極也三綱五常顛倒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伯肇興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末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吾魯司冠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學者即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一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絕不書者皆以為夫

隱公

春秋曷爲始於隱公春秋之初諸侯無主有相侵伐中國大亂夷狄乘之天子不正而後能伯者與焉本其禍端所起皆在隱公之世春秋撥亂反正必治其源是故始於隱公也孫明復曰東遷之後周室微弱平王其能中興追隱而死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公之始年也春周時也王正月周月也王者受命必改易正朔以統一諸侯春秋侯國之史故加王於正也春秋編年以紀事以日決者繁日淹日者繁月踰月者繁時此無事則何以書正月公雖不以禮即位猶朝廟告朔與人更始故史書其正月穀梁傳曰謹始也公曷爲不言即位左氏傳曰攝也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賢子生隱公再娶仲子生桓公惠公薨桓公幼立桓爲太子而已攝君位以俟桓長然後授之是隱之志也史之所記皆君事也其禮則書不行則不書策書之大體也夫子作春秋有筆焉有削焉策書之大體義有無待於筆削者吾無加損焉春秋魯史也八策書大體天事二曰時序曰災祥王事二曰天子之命曰天王崩葬內事二十曰公即位曰逆夫人曰夫人至曰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大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出疆曰大夫出疆曰會盟曰出師曰用民力曰時曰時祀越禮曰軍賦改作踰制曰取國邑曰國受兵外事八曰諸侯來朝曰大夫來曰諸侯卒葬曰相執曰出奔曰弑君曰殺大夫曰滅國其書于策者皆存而不削而一國之本末具焉以爲魯春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及者暨也穀梁傳曰及者內公爲志焉爾凡特相盟內之志曰及外之志曰會儀父者邾子克之字也附庸之君未王命恒稱名稱者邾子克之字也邾至儀父能自列於諸侯於及隱攝位求好於邾而其若來盟故魯人貴之春秋以名號從主人不以正不正內特相盟日雖及大上八日二年之類及微者日八年及夷狄日二年此何以不日隱能以大下小異於離盟之非義者故不日以別之以日爲恒則不日以見義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此鄭伯之弟段出奔共也其曰鄭伯克段何也春秋之特筆也春秋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變文不足以盡義而後有特筆八特筆必有正於君臣父子之間者也段姜氏愛子也嘗欲立之武公弗許莊公立使居京祭仲曰鄭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君將弗堪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千姑待之公曰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聞其將襲鄭而後討焉段之罪易見而鄭伯之惡難知也曰克則鄭伯之情見矣君臣之義母子之恩兄弟之倫盡矣左氏傳曰如二君故曰克不言出奔難之也穀梁傳曰克者見段之有徒衆也殺世子母弟因君賊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陳氏傳曰克之爲言勝也以千乘之國勝其弟云爾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必篡若爭國也而後但名之稱公子者不得列於子弟之稱矣于鄆言在外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氏也恒名也凡王朝大夫未爵稱字上士中士稱氏名下士稱人聞者助喪之物也惠公之喪踰年矣曷爲於是焉歸之魯不赴也仲子在則其葬之何慙其不赴無及於事則葬之也禮諸侯不再娶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也天子曷爲魯昭之

禮之失自王朝始有自來矣王命之見于策者無不書而得失見矣王人來不月爲恒則月爲變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宋魯合也及者何大夫卑名氏不登于策則立書其事而已外卑者晉稱人宿宋之附庸也魯求成於宋故即其附庸之國而爲盟穀梁傳曰卑者之盟不日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畿內諸侯也言來以王臣之禮接也王臣無外交祭與魯同出周公於是祭伯以其私來魯人以王臣之禮接之故但言來也逮莊公而祭叔來聘舍是王臣無私交魯者矣其月異其事也諸侯不言來言來者必介秋也祭伯來內諸侯也與介秋同辭而史無文以異之故書其月也祭師卒

蒙上事月也春秋有蒙上事月者有爲下事月者皆以若例決之益師者孝公之子也諸侯之千稱公子公千之千稱公孫公孫之子賜族爲氏雖公子公孫也末命則但名之益師稱公子則既命者也東周禮失大夫皆自命於諸侯其賜族者世爲卿策書之大體存而世卿之失見矣大夫卒日左氏傳曰公不與小敘故不書日

二年春公會成于潛

昔人其大夫也小國非君將恒稱人小國之大夫微也入者破其國都俘其人民以兵為暴者也春秋之初曰入曰侵曰伐皆為暴也昔之所慕者向也杞也魯之所慕者杞也極也鄭之所慕者許也齊之所慕者紀也力足以兼并則不至於盡奪之不止向之為國微故卒為舊滅也據公成不日惡入者也據隱十年八月魯自遷

無駭帥師入極

蒙上事月也無駭公子展之子也穀梁傳曰無駭之名隱不爵大夫也陳氏傳曰無駭未命大夫也春秋之初魯有無駭佚師佚有裂繻則猶有未命大夫也大夫易為有言帥師有不言帥師公羊傳曰將軍師眾稱其帥師將軍師少稱將軍師眾稱將軍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此史文也夫子修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自大夫出則大夫將書其大夫治在大夫也惟內大夫將悉從其恒稱外變文以示義則內從其恒稱以見實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戎諸盟也曰及者不得與諸侯特相盟同辭猶曰以中國及夷狄云耳桓公盟戎書至隱何以不至從史文也隱攝君位凡行還皆不書至不備盟戎為然蓋謙不敢同於正君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紀大夫其曰逆女何國君親迎稱逆女大夫稱所逆之字大夫為君逆禮無文焉則以君自為逆者稱之從史文也外逆女不書據杞伯嫁宋伯姬此何以書公羊傳曰譏不親迎也國君親迎不書使大夫則書之路恒以明變也大夫何以不稱使逆之為道不可以使入者也然則納幣何以稱使納幣使人禮也逆女使人非禮也非禮者禮無其文禮無其文而稱使是制禮也其月以別於大夫之自為逆也據莊二十七年穀梁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

正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為已重乎何休氏曰禮所以必親迎者示男先於女也於廟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婦人從人者也陳氏傳曰內女為夫人恒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是故齊子叔姬不書歸年十五鄭伯姬不書歸宣十六紀叔姬不書歸年十五以為當失位也

紀子帛弑于密

外特相盟也外特相盟何以不月據左七年歲次公羊傳曰外特相盟在焉異其事也陳氏傳曰外特相盟不書書紀昔志諸侯之合也程子曰紀子帛者闕文春秋未有外大夫在諸侯上者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于氏薨

仲子也曰于氏則何以知為仲子由三年喪畢考官告祭知之也杜元凱曰隱奉桓為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也不及史故不書葬

鄭人伐衛

鄭衛交怨也左氏傳曰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者食在朔後何休氏曰謂二日食也公羊傳曰日食則曷為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知其不可知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不奔喪諸侯不臣也不書葬魯不會也策書大體存而諸侯之罪見矣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此聲子也則其卒之何以吾君之喪其母不可不志也志則曷為稱其氏修春秋之特筆也禮女君卒則有稱女君者于當繼元妃之室書曰君氏者攝女君之稱也於是隱成桓母為夫人而且卒其母如他婦姪則是桓適而隱庶也春秋特筆以正名因吾君之喪其母舉其繼室之號卒之明聲子之嫡女君禮也惠公再娶非正也聲子攝女君則隱異於他庶子再娶非正則桓非適也隱攝而桓弑惠公為之也

秋武氏子來求聘

天王崩魯聘不入也不稱使王未葬也不名未命來求月據求不月非王命也據求穀梁傳曰走氏子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未葬哀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卒者曷為或日或不日或不月諸侯日卒正也弔不備禮則不日赴不以時則不月志其慢也不書卒者或彼不告或雖告而魯不往也胡侍講曰凡諸侯卒皆存而不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冬十有二月

為下事月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特盟其不月何據左七年歲次公羊傳曰有關於諸侯之合散也陳氏傳曰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昔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癸未葬宋穆公

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或不月天子葬日諸侯月尊尊之殺也故天子不及禮不日諸侯不及禮不月諸侯葬日者僭王禮也此以與夷葬穆公戚其立已而舍馮其侈僭也宜矣胡侍講曰外諸侯或

葬或不葬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
四年春王二月晉人伐杞取年婁

陳氏傳曰外取邑不書以自隱以前則書之曷
為自隱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公子也不稱公子從史文也劉侍讀曰諸弑
君稱公子公子而為大夫者也公子而不稱公子

公子未為大夫者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
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

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春秋
書弑君之義也是故凡弑君皆有筆而無削以弑

逆之罪無分輕重非筆削所加雖與存策書大體
同儔而義之所該則不專主於存大體而已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以禮相見曰會不以禮相見曰遇惟內悉書
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初會伐從州吁之請也宋穆公卒公子馮出
奔鄭州吁未能和其民故請從宋公伐鄭去馮固

以定其位也

秋彗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之師再舉也彗不稱公以隱不爵大夫也
是宋公再舉伐鄭之師外以定州吁內以除其所

惡魯宋與國也故彗帥師會伐合諸侯以為不義

莫甚於斯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討篡立者不月此何
以月子衛人以討賊之義也春秋弑君三十二篡

立者諸侯一與之會則國人聽焉未有能信討賊
之義於天下者若齊無知陳佗殺以其私徒以未
會諸侯不稱君焉爾而衛人卒殺州吁于濮衛人
之義信于諸侯矣濮陳地也陳氏傳曰合五國之

眾不能定州吁而殺于濮于濮言未得國也見衛
之有臣子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繼故不書立晉此其書立何于衛人以立君
之義也州吁殺其君而立諸侯又為之會伐以定

焉而衛人不君也卒討之逆公子晉而立之晉桓
公弟也不曰公子嗣位也書曰衛人立晉而討賊

立君之義信於天下矣然則千乘之國皆擅置其
君可乎為諸侯受之天子正也州吁弑其君而立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又為之會伐以定之國
人討賊立君而春秋與之者權也權非聖人莫能

與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君舉必書策書之大體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諸侯月葬正也

秋衛師入鄭

報其侵也衛之亂也鄭人侵焉故衛師入鄭惡入
者不日也春秋二年入鄭三十三此何以不月有以來之

也已之施人也不以道而後人之報物也失其平
春秋獨有祭焉故外入國有以來之則不月也

亂源王者之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者宮成安主而祭之名也仲子三年喪畢以祔
廟則無二適祔於女君則非妾以其先君再娶之

夫人而于為太子故別立宮以祭之然則禮乎曰
非禮也諸侯不再娶先君之失非臣子所得議故

以義起為之者也范甯氏曰羽翟羽舞者所執不
言六佾者言佾則于在甘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

樂也程子曰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用於
羣廟仲子別宮故不敢同尊廟而用六羽也曰初

鄭人鄭人伐宋
鄭人先鄭大夫自以其班也

螟螣災也螟不書自莊以前則書之高抑崇曰春
秋書螟三書十有一其為災也螟輕而螽重及

其久也輕者不勝書重者耳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伋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鄭邑

陳氏傳曰宋鄭交怨也伐國不言圍邑從故自僖以
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圍國為重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魯鄭合也渝平言變而為平也孫明復曰平聲合
諸侯伐鄭之怨也胡侍讀曰離宋魯之黨也平國

與諸侯之合散繫焉故不月以異之以月為恒則
不月為變也陳氏傳曰平不書

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書鄭渝平以志諸侯之合
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傳曰始平于齊也陳氏傳曰春秋之初宋魯
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

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秋七月

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
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不言鄭因上文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姊也姊姪與適俱行史不書重適
也待年於國不與適俱行則書之

卒者曷為或名或不名左氏傳曰不書名未同盟

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避不敬也

夏城中丘

土工曰築築邑曰城吳先生曰凡城築必書墳封守重民力也春秋城邑三十四聖人皆存而不削得夫因可見矣葉夢得曰魯之城邑多出於晏齊畏晉畏鄭畏莒不然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未有無故而為之者也不能以時舉其政事致而為之備以奪農時春秋所以書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曰結艾之盟也諸侯之聘魯者皆必以事故施而不報非邦交之舊矣故凡列國來聘皆不月

秋公伐邾

內師加小國皆言伐加大國但言侵憂文也惟外師悉從其恒稱內憂文以示義則外從其恒稱以見實也左氏傳曰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與儀父盟于蔑矣為宋討而淪蔑之盟則其曰伐者以泉陵寡而已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王卿士也凡王朝公卿不名稱爵以配國邑東遷諸侯不王天子不能討猶加聘問以懷撫之非時聘之舊矣故凡王臣來聘皆不月

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執也其言伐何憂文也諸侯止諸侯曰執雖止天子之大夫亦曰執春秋謹華夷之辨故不曰執而憂文以異之公羊傳曰不與夷秋之執中國也楚丘衛地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外特相遇不書書宋衛以其不誠于瓦屋之盟也瓦屋之盟齊將以平三國也而宋公請先見于衛宋猶未釋于鄭也明年而齊魯會防又明年而齊

魯與鄭伐宋宋人衛人入鄭則垂之遇為之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訪

穀梁傳曰邴者鄭所受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左氏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祔易許田鄭伯使宛來歸訪不祀泰山也胡侍謹曰訪近魯許近鄭各以近者相易也凡外臣以事來言其事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莊公八年公使宛來歸訪不月

明命為大夫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穀梁傳曰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杜元凱曰書癸酉始雨日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也劉子政曰雷未可以出雷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陽不能開陰氣縱逸將為害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內特相會也特相會不書惟內悉書之左氏傳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來告伐宋會于防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離會雖內不月必參會而後月以不月為略則月為詳也左氏傳曰會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也

夏師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曰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陳氏傳曰此中丘諸侯也曷為會稱若伐稱人略之也春秋舉重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苟再見必前目而後凡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凡師戰而勝敵皆月敗某師勝敗相當但言戰必大崩也而後言戰言敗績從史文也公敗外師不日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受之於師曰取

穀梁傳曰取邑不

穀梁傳曰取邑不

穀梁傳曰取邑不

穀梁傳曰取邑不

穀梁傳曰取邑不

穀梁傳曰取邑不

穀梁傳曰取邑不

穀梁傳曰取邑不

穀梁傳曰取邑不

穀梁傳曰取邑不

穀梁傳曰取邑不

穀梁傳曰取邑不

日傳三十二年此其月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外入國有以宋之不月伐宋王命也則入鄭何以不月鄭伯以王命伐宋不能正其罪取二邑不歸天子而歸于魯墮天子之令以報私讎而宋不服於是入鄭故略之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伐取之謂俘其衆也於是九月戊寅鄭伯入宋不書明年十月鄭伯以執師伐宋大敗宋師不書有王命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鄭

外入國何以日左氏傳曰討違王命也外入國有三以惡入者不日有以宋之不月必以王命此若伯主有討於諸侯而後日春秋之初王命猶行於天下也命號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則天子猶有廢置也鄭伯以齊人朝王則諸侯猶享親也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伐宋鄭有辭矣而蔡衛鄭不會蔡衛固宋之黨也而鄭亦不為無罪春秋於伐宋書人入鄭不月譏鄭伯也敗宋師取二邑書日蔽罪於魯也然而王命不可以二君廢故入宋不書入鄭書日以謹之各當其罪也春秋之初王命猶行於天下故不王之罪在諸侯罪在諸侯雖小國不可以無討自有伯者而後責歸於齊晉蓋有不得已焉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來朝不月傳略之也春秋必小國也而後朝大國來朝非邦交之舊矣穀梁傳曰諸侯來朝推言同時也累數皆主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氏傳曰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內入國不日傳略之也必公將而後日此入許義也

之也陳氏傳曰於是許莊公奔衛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不書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杜元凱曰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此弒也而曰薨從史文也魯史之法內大惡諱於是公羊傳曰公子翬弒君而桓與聞乎故則桓為逆首故諱之也公羊傳曰公子翬弒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盡終為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裴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於鍾巫之祭焉穀梁傳曰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左氏傳曰不書葬不成喪也陳氏傳曰春秋內外恒異辭遇弒君父之大哀則吾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隱聞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春秋集傳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春秋集傳卷第二

新安東山趙湯輯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

公即位

何休氏曰即就也先謁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山服焉桓本貴當立所以為篡者隱權立桓北而事隱也穀梁傳曰繼故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即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臺

桓以墓立而修好于鄭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氏傳曰卒易祔田也穀梁傳曰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鄭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公羊傳曰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此魯朝宿之邑也其稱田何田多多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穀梁傳曰及者內為志焉爾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

秋大水

公羊傳曰記災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督宋大夫其名未賜族也孔父嘉不名者天子之命大夫也及猶并也蒙上文之辭也大夫殺大夫曰兩下相殺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於是督將殺

糾名也天子之卿當書邑爵而不名父在子襲其爵邑故特書名以見其有父也杜元凱曰不書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殺梁傅曰鮑卒何為以二日卒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左氏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于

再赴

仲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何以書以紀之卒滅於齊也左氏傳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春秋之初能以詐取人國者惟鄭莊公莊嘗誘齊魯以入許今又輔齊以圖紀紀季之辭猶許叔之東偏也胡侍

國之由也

策春秋存而不削以著齊侯滅紀之罪明紀侯去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傳曰仍叔之子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傳曰不正父在子代

仕之辭程子曰古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卿大夫之子得代父任事故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

子代行也

葬陳桓公

城祀正

高抑崇曰祀正近齊邑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三國稱人皆微者也其言從王伐鄭何穀梁傳曰舉從者之辭也魯方黨鄭故王命不及於魯而三

國自以其事來告也王師敗績不書為王室諱也

鄭武公莊公相繼為平王卿士平王欲分政於虢

而鄭桓桓桓王立號公為右鄭伯為左以相王室於是鄭伯以王命伐宋討其不庭而取宋二邑以

歸魯換齊人許以自封鄭罪故宜討也王一奪其政而遂不朝王室無人為國者屬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室宣王有志而後效官當是之時南征北伐無不如意周室赫然中興焉則以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為之臣也今王承幽厲傾覆漸靡之後所仗以伐鄭者果何人耶若虢公林父周公黑肩宰渠伯糾者固鄭伯之所弗忌也然而王卒自將以伐鄭戰于繡葛皇與敗績焉春秋

大雩

孔穎達氏曰其大何非諸侯之雩也月令曰大雩帝用盛樂是雩者天子之祭也諸侯雩山川

雩上帝故稱大雩列山川之雩也孫明復曰諸侯

早而雩禮也大雩於上帝非禮也劉侍讀曰說者

皆曰成王賜魯天子禮樂禮有天子諸侯之別自

伏羲以來未有改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感歎

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

者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

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

而魯已郊則惠公美諱也黃先生曰成王周公

賜魯重祭祀周公於其廟謂禘也郊與大雩天子

之所以有事於上帝者也成王何為賜之其東遷

之始王平然則謂惠公請之者近是也以其微福於

成王周公故他國不得與也夫曰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棄矣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

曰旱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八祀啓蟄而郊龍見而

雩始殺而嘗閉蟄而蒸過則書以其歲事之常書

之則不勝書因見過而書以見失禮之中又失禮

焉魯史之舊文也雩則易為或月或不月雩以已

月為正月則以別於風雩雩雩七月可知也過時之甚者必

一月再雩而後日若其遠也若甚遠則又不月畢

冬雩也

金

公羊傳曰記災也冬州公如曹

外相如何以書以其失國所如不可不書也胡侍

講曰將有其未故先錄其本也杜元凱曰不書秦

以朝出也左氏傳曰馮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

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自曹來則曰寔來何不以朝禮接也州公若

天子之三公也於是為寓公於曹而來見於魯魯

人以王臣之禮接之故但曰來也其月異其事也

杜元凱曰寔實也不言州公承上五年冬如曹間

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鄆

左氏傳曰會于鄆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傳曰大閱簡車馬也劉侍讀曰大閱冬事也

秋與之非正也厲農甚矣

蔡人殺陳佗

佗立嘗踰年矣曷為殺陳佗從史文也史曷為但

稱名未有成之為君者也諸魯公子有成之為君

者必列於會而後爵苟不別於會雖踰年但稱名

稱名不成君之辭也陳佗殺梁傅曰陳佗者

陳君也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

地於蔡也左氏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

父而立之程子曰蔡桓侯殺陳佗實以私也而書

人同於討賊見討賊者眾人之公也陳氏傳曰蔡

人殺陳佗是討賊之辭也佗之罪不著於春秋曷

為以討辭書之佗殺太子免而立者也然則佗之

罪曷不著於春秋陳侯鮑卒公子與太子爭立猶

兩下相殺而已矣兩下相殺不道兩下相殺不道

則其討之何以庶孽亂正統如之何勿討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生何以書存策書之大體也程子曰適子生

大事也春秋書之以正國本胡侍講曰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尊於天子然後為世子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魯地

焚火田也孔穎達氏曰禮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是已蟄得火田然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劉侍讀曰焚咸丘淫獵之過也古者誅不逐奔追不越防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皆何以名從史文也諸侯同盟則名載於書告終則名於簡策未有來朝而名者來朝而名者附庸也此侯伯也則其名之何古者鄰國世相朝春秋小國朝大國非鄰國則同姓也穀鄧者南方近楚小國遠絕於魯非有往來之舊也終春秋一來朝則亡滅不復見前無其本後無其末故皆名以詳之也桓之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六年而楚人伐隨謂隨人曰今諸侯皆為判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請王室不聽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楚患迫矣小國其獲存乎於是二君遠朝上國而以楚事來焉非鄰國世朝之比矣明年而熊通稱王合諸侯于沈鹿天下之大變也據六年八月傳不書秋冬史闕文

八年春正月己卯蒸

公羊傳曰蒸冬祭也春曰祠夏曰杓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杜元凱曰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為夏五月復烝見禮也趙伯循曰周雖以建子為正祭祀則用夏時本月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易城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嘗享猶自夏焉

天王使家父來聘高抑崇曰謀納后也

五月丁丑烝

穀梁傳曰烝冬事也夏與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程子曰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甚矣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雨雪齊

公羊傳曰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休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

祭公來遂迎王后于紀

迎后不書據莊八年祭公逆后此何以書自我為之主也天子取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春秋存策書之大體天子取后于紀命魯主之不可不書也何以不稱使王者至尊不自為昏主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于我也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杜元凱曰天子不親逆使上卿逆而公監之卿不書舉重略輕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后歸不書據莊十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此何以書自我為之主也春秋存策書之大體魯為天子主后歸不可不書也不月據內女略於王史也公羊傳曰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子后猶曰吾季姜京者大也師者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音示又音反

穀梁傳曰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楊士勳氏曰禮諸侯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命則以皮帛繼子男謂會同急趨王命者也曹伯有疾而使世子攝位來朝非正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穀梁傳曰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挑丘弗遇

衛侯何以不遇中背公而更與齊鄭也不月異常事從史文也凡內出盟會雖無成事乘書之存策書之大體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戰者以主及客公羊傳其言來戰何譏不在內也魯自中丘以來於齊鄭未有異也於是齊鄭謀紀會于郎紀來謀齊難而魯為紀歸女于京師公會衛侯弗遇見伐而及之戰焉非得已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彼善於此謂不得已而後戰者也故慶其主客恒辭書曰來戰惡在外也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外參盟曰據莊十年齊有大夫不日此非大夫也則何以不日君奪其恒稱同大夫則不日也陳氏傳曰此郎之諸侯也曷為戰稱君盟稱人

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宋公也其曰人何略言之也凡執恒稱人諸侯無專執之道也是祭仲足也何以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不稱行人據莊十年祭仲足也非使人也又執大夫不月八此其書月何執而使之廢置其君故異之也左氏傳曰祭仲足有寵於莊公為公取鄭曼

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

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路焉

突歸于郎

突公子也不言公子某也例在不繫鄭蒙上文也以寡入者不言歸此其言歸何某而言歸則必言故者也曰宋人執祭仲則突歸之故也曰

以侵曹則赤歸之故也突以宋歸赤以戎歸此忽
與羈之所由出奔也穀梁傳曰歸易辭也祭仲易
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
惡祭仲也劉侍讀曰祭仲之義宜效死勿聽又不
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
亦可也二皆不能而黜其君以立不正若仲之爲
者春秋之亂臣也

鄭忽出奔衛

君在喪恒稱子既葬矣未踰年稱子微僖二十踰年
矣未葬稱子微文九年毛伯鄭忽未踰年者也其名之
何也以其見出不得後先君也穀梁傳曰其名失
國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柝

柔魯大夫不稱氏未賜族也蔡叔蔡侯之弟攝居
者八諸侯之弟攝居則稱字外參盟有大夫不日
雖吾大夫會之亦不日內外一治也禮卿不會公
侯盟甚矣是故惡其仇也陳氏傳曰以大夫會諸
侯盟於是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闕在順反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氏傳曰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人南燕大夫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氏傳曰公欲平宋鄭秋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

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

丙戌衛侯晉卒

春秋集傳

穀梁傳曰再稱日沒日義也范甯氏曰明二事皆
當日也陳氏傳曰于以見春秋之有月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不言公及蒙上文也陳氏傳曰此公及鄭伯也曷
爲前稱君後稱師略之也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
用衆焉稱師

丁未戰于宋

不言宋及鄭戰據宋十一年內辭也春秋內外恒異
辭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由外言之也荀吾君在
焉則不得從外辭從外辭者必會聚夷伐中國者
也據宋十一年不言師敗績敵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紀先鄭序爵也則齊曷爲先宋以強大而易周班
也會何以不地以戰會也戰何以不地略之也公
欲平宋鄭若歲之間會于夫鍾于闕盟于穀丘又
會于虛于龜而宋公辭平遂舍宋而會鄭以伐宋

戰焉勝敗相當而主客之憤未已於是魯鄭連紀
宋援齊衛及燕相與刻期一戰以決焉故略之不
言地蒙上文一譏之也然則安戰戰于宋也桓獄

隱宋莊鄭厲皆以墓立於是同惡相濟又相仇也
則齊衛燕紀何爲焉燕役於宋紀附於魯二小國
者無足議也齊東方大國也當合諸侯于稷以立

華氏取宋路而定莊公矣今又挾衛以助宋衛侯
朝構殺其兄以得國父喪在殯而自將以助宋者

亦將以定其位焉耳春秋書戰二十二以亂濟亂
而亟殘其民未有若斯甚者是而從其恒辭則

不知兩戰爲一事不知兩戰爲一事則民隱而用
法疑矣故凡春秋之變文皆有辨於嫌疑之間者

也凡君在喪以師行者稱辭從史文也陳氏傳曰

衛朔宋固陳溺猶踰年也鄭費成未踰

年亦曰鄭伯甚矣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爾故

凡春秋辭從主人皆實錄而非修春秋之辭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侍講曰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
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無冰不月終時無冰則志之周之春夏之冬也例在
年穀梁傳曰無冰時煥也

夏五

穀梁傳曰夏五傳疑也胡侍講曰春秋之作因舊
史有可損不能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不月雖內蒞盟不月略之也穀梁傳曰來盟
前定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
其來我舉其貴者也蘇子由曰凡外大夫來盟於
魯內大夫蒞盟於他國皆盟其君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傳曰御廩者梁盛委之所藏也杜元凱曰藏
公所親耕以奉梁盛之倉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
以共梁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

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
也

乙亥嘗

杜元凱曰先其時亦過也或謂譏其不易災餘而
嘗鄭漁仲曰廟祀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則梁

盛已出廩壬申致齊之物乙亥嘗非災之餘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孫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曰以何乞師而自將也陳氏傳曰以一國而用諸
侯之師於是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
用諸侯之師此伯之所由與也伯者之令行於天

下自是無書以者矣書以者必中國用夷狄者也
左氏傳曰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
入及大遠伐東郊取牛首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王者無求焉為言求車有闕文也俄而天王崩七
年而後克葬則諸侯不王之罪大矣其月著非禮
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奔蔡

何以名稱二君也凡一國而二君者其出入史皆
名之示有稱也鄭伯突奔於忽也衛侯朔奔於黔

平也衛侯鄭稱於叔武也衛侯行稱於劉也蔡侯
朱稱於東國也皆于庚與稱於郊公也邾子益稱
於革也惟北燕伯款不知所為稱齊晏子曰燕有

君矣則亦不可無稱也於是祭仲專鄭伯使其歸
雍糾殺之雍姬以告祭仲殺雍糾而鄭伯出奔則
其但言奔何春秋無費辭為君而奔未有不見出
於其臣者也為臣而奔未有不見出於其君者也

但言奔存大體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嗣君也其出也名之則其歸稱世子何特筆以
正名也世子者未嗣位之稱也忽君鄭五月而出
奔四年于外而復歸于鄭於史文不得復稱世子

魯人於突一則曰鄭伯二則曰鄭伯則魯史必不
稱忽為世子探其本正其名書曰鄭世子忽修春
秋之特筆也劉傳讀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

得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
明是非以謂忽嘗為君之世子矣若庶孽得而奪
之則天下之適庶亂矣故正其名與之繼世深惡

亂臣賊子之意也胡邦衡曰復歸者已失國之辭
也復歸

許叔入于許

劉侍讀曰稱入何難也何難焉鄭亂而後入也陳
氏傳曰出罪也入罪也則書之陳氏傳曰出非其
罪入罪也則但書入陳氏傳曰入皆讖也八入皆

讖也則其曰許叔何以是為宜入也昔者齊鄭魯
三師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以許東偏奉許叔而
使其大夫獲處許西偏許無若者十有五年忽突

之亂於是叔始得許若許叔可謂能復莊公之宇
矣是故入未有書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
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叔不書字則疑於齊小白

陽生甚去疾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傳曰謀定許也王貫道曰定許所以提忽也
邾人年人葛人來朝

非國君不言朝此皆微者也則其曰朝何也以于
代父也杜元凱曰三人皆附庸之世子其君應稱
名故其子降稱人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於是謀伐鄭將納厲公弗克而還則其書伐鄭何
為會聚言故也據襄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兩皆
故而未嘗伐鄭是以不書至以桓之盟會恒不致

也宋與魯鄭之憾未釋則曷為謀納厲公昭公復
國非宋魯之利也故又相與釋怨而為會以謀之
反覆皆以私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傳曰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納厲公再弗克也明年高渠彌弒昭公立子亶又
明年齊人殺子亶以魯人納突故絕不與通皆不

告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公會伐恒書至也會盟不至會伐何以致民為重
也致伐不月苟致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一時無

他事不敢廢時首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人立黔牟而朔出奔也公羊傳曰朔得罪於天
子也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程子曰朔構其

二兄而致於其死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
治也天子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據主人于交殺衛朔入
子之命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氏傳曰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進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不言其人疆吏也左氏傳曰疆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陳氏傳曰出罪也歸亦罪也則悉書之據陳前地
非其罪歸罪也則但書歸據鄭前地八歸皆讖也八

歸皆讖也則其曰蔡季何以是為宜歸也蔡桓侯
卒無子蔡人召季于陳而立之是故歸未有稱字
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蔡季所以別有罪

也季不稱字則疑於鄭突曹亦
突已葬蔡桓侯
不稱公文誤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不言其人微者也左氏傳曰伐邾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言朔不言日夜食也周人以夜半為朔鄭康成曰
朔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以夜食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既謹其始必正其終也
公會齊侯于濼濼非三晉
易為不言公及夫人陳公及夫人會
濼非夫人之志也

公與夫姜氏遂如齊

曰與曰遂繼事之辭也會不言公及夫人則如齊
易為以繼事之辭言會公之志也如齊非公之
志也見公制在夫人而不能自克以及其身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濞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
焉公適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

公公薨于車杜元凱曰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

公羊傳曰夫人與弑公也殺梁傳曰其地於外也

按隱賦

不地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歲首必書王月桓曷為無王見伯者之所由興也

伯者之興則何以於桓見之諸侯無王莫甚於桓

之世也桓弑隱督弑宋公陳佗殺太子而立鄭突

篡其君兄宋鄭之亂諸侯不能討又從而利之而

皆不事天子不王之罪莫斯為甚矣而未至於無

王也鄭莊不臣繻葛之戰三綱絕矣而諸侯不為

變則天下遂至於無王矣於是齊滅王后之家合

四國以抗王師而納衛朔人心無所底止而後天

下伯者興焉夫伯者之事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春

秋辨實之際明伯者之興實由諸侯之無王故於

桓公之策略不書王而齊桓晉文有事諸侯悉書

之以深絕不臣之諸侯也然則桓之不終無王何

也元年者是君之始十八年者是君之終不以無

王之罪蔽於一國也二年當宋公之殺不以無王

之罪蔽於一人也十年當曹伯之卒不使是君不

得正其終也五年陳侯卒不與正者陳侯之卒日

疑也甲戌己丑非必皆正月之日則陳侯實卒日

不可知故不與正也此年正月十六日大衍歷甲戌正月二十

一曰己丑桓之盟何以皆日其會何以皆月異桓事也

桓弑君者也春秋存策書之大體內大惡諱之而

無以正其罪則是春秋之作徒以私夫魯而已也
是故春秋辭有內外而法無不行辭有內外故內
大惡諱者一國之私也法無不行則日月之例一
以施之者天下之公也雖然春秋為亂臣賊子作
也而法之一施乎內者於弑立無辨焉是內之弑
其君者獨見釋於春秋也將何以示天下故桓之
盟會日月皆從其恒辭以異之而桓罪著矣春秋
不徒諱內惡而亂臣賊子無留獄矣崔子方氏曰
春秋賊桓於桓之事無識蓋曰桓弟弑兄臣弑君
而立乎其位此其大者不治則其餘無足識焉耳

春秋集傳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春秋集傳卷第三

新安東山趙涉輯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

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蒙上文也春秋一事而再見

者蒙上文夫人與弑公而史不著其罪於是始還

于魯按隱賦又委出記亦而父兄百官眾怒聲誅責以

恒辭蒙上文以見義也曰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

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夫人與弑之

罪不可掩矣夫人還則何以不致按出妻絕之也夫

人與弑公不可入于宗廟左氏傳曰絕不為親禮

也是故孫復還不致終其身有踰竟之事皆不致

也然則子可以絕母乎國君之行與匹夫異有明

天子則齊侯與魯不並立於天下而夫人不得入

于宗廟夫人不得入于宗廟則其子將不得為社

稷宗廟主故絕夫人者所以全莊公也趙伯循曰

擅弓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姜氏有與

弑之嫌子不得以為母臣不得以為君劉侍讀曰

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

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母子

至親而不得不絕者義也張生一曰文姜之罪上

通於天絕之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公羊傳曰內

諱奔謂之孫猶遜也公大夫奔日例此月者有罪也

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

單伯者天子之大夫也曷為書之如吾大夫內辭

也陳氏傳曰惟王人則以內辭書之書會書至書

卒十四年正月甲辰不日一如吾大夫內之也其言

逆王姬何公羊傳曰使我主之也天子嫁女子諸

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子大夫必使

大夫同姓者主之送王姬不書不書送此何以書以吾斬焉衰經之中而使爲婦人昏主故書之略恒以明變也穀梁傳曰君躬弑於齊使之主昏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杜元凱曰王姬不稱字尊王且別於內女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王姬之館于外非禮也古者天子通諸侯必舍於其祖廟主王姬者亦將即廟以成禮焉館王姬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齊魯方讎天子使魯主齊昏齊侯弑人君父又將親迎於人國都而禮接於其廟雖鳥獸之中豈無所忌哉於是魯爲築館于外而後親迎焉是齊侯意也曰在喪改築爲禮之變者爲之辭也王姬以夏至魯而秋方築館改築非禮明矣踰三時乃歸于齊以齊侯有忌于中而親迎之不時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策命之也來錫命非禮也其言桓公追命也王爲不稱天異其事也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討於是使魯爲王姬主昏乃追命其先君以寵之是無人紀也於失禮之中又甚焉故王不稱天稱天則疑於錫命文公

王姬歸于齊

王姬歸于齊何以書桓公成夫人王姬不書歸公羊傳曰我主之也我主之則何以書存策書之大體也不月別內女也何休氏曰魯主女爲父母道故恩錄而書之不月者探人情以制恩也何以不書來逆親迎也穀梁傳曰親迎恒事也不志

齊師遷紀郕郕都

徙其民取其地曰遷以其師遷齊之也不書其地分背之非一處也公羊傳曰遷之者何取之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自是始滅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秋七月齊王姬卒
王姬卒何以書陳氏傳曰以吾嘗爲之服也然則禮與記曰齊告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猶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或之者疑之則禮未之有也禮未之有而以意起之施諸不共戴天之讎莊公不可爲人子矣

冬十有二月

爲下事月也陳夫人齊昭公不月蓋別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齊地
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左氏傳曰書茲也高抑崇曰莊公幼故夫人得托國事而出會也

乙酉宋公馮卒馮音恭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公羊傳曰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孫明復曰朔在齊故溺會伐衛謀納朝也內大夫會伐不月此月者何休氏曰天子新立衛公子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明惡重於伐故月也穀梁傳曰會仇離而伐同姓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七年乃葬也穀梁傳曰或曰郕尸以求諸侯舉天下而葬一人危不得葬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季者紀侯之弟也鄆紀邑也穀梁傳曰入于齊者以鄆事齊也公羊傳曰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陳氏傳曰季以鄆入齊紀侯意也齊自桓之始年挾鄆以圖紀黃之會魯爲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鄆郕都紀之不絕也如幾季以鄆入齊紀於是乎始判是分國以與之也齊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分國以與之苟可以免紀者無不爲也是紀

侯意也

冬公次于滑滑地

次者止舍之名無成事則書之左氏傳曰將會鄭伯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魯地

享食也享大年以飲賓也古者兩君相見則設享禮于廟中高抑崇曰禮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然亦爲之名而已名爲紀故而實乃行其私也張主一曰文姜之行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卒至于般閔公存弑而後止

三月紀伯姬卒

外夫人何以卒穀梁傳曰吾女也通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何休氏曰天子諸侯絕莽大夫絕總天子惟女之過二王後者諸侯惟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思得申故卒之內女卒日此何以不日國將亡禮不備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外相遇何以書爲紀侯去國言故也次于滑公將謀紀于鄭而鄭伯不至於是鄭伯特要陳侯遇齊侯請存紀之社稷使紀侯得脫身而去之故垂之遇鄭伯爲之也陳氏傳曰自參以上非邦交之舊矣

紀侯大去其國

此奔也曷爲不言奔修春秋之特筆也諸侯失國恒書奔位未絕也苟被兵而出則不書識不在奔也必國滅而奔然後書以不死社稷也齊之圖紀久矣紀侯知必不得免委而去之近智以國委季不殘其民近仁五廟有奉可以母死近義如是而與奔君同辭則溢罰矣故書曰去其國而所托之國不書凡諸侯之托於諸侯以其國可圖興復也苟志不在復歸力不足以爲援則不書可也陳氏傳曰不書者不以奔罪加紀侯也其不以奔罪加

紀侯何罪齊也黃之會魯為之求成不得免焉選
那部部紀之不絕如綫也紀季以鄒入齊猶不得
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
不以奔罪加紀侯也程子曰大名也吳先生曰紀
侯去其國而紀遂亡故名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葬不日葬於仇人故異之以不日為恒則日為變也陳氏傳曰內女不葬必有故也而後書葬伯姬在殯齊人取其國而葬伯姬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是故荀宜書葬雖不往會書之陳哀公在殯楚師滅陳與變袁克葬之書曰葬陳哀公苟不書葬雖往會不書葬葬康王襄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不書皆魯史之變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不復離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公羊傳曰公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稱人何諱與微也雖者無時焉可與通薛士隆曰齊人則何以知其為齊君狩遊田之事也遊田微者則君為與之會君會之非微者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高抑崇曰不言地言次止無常也

秋耶犁來朝

穀梁傳曰耶國也犁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是齊侯宋公也

終諱之其人宋公何也以其人齊侯不可不人宋公也公羊傳曰此伐衛何納朝也穀梁傳曰逆天王之命也陳氏傳曰其不言納何然也納以朝入為重也入不書納是故伐耶犁突伐衛納朝書入而

已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此微者也曷為稱人又稱字修春秋之特筆也王人曷為救衛欲固黔牟而拒朝也衛侯朔有罪衛人出朝立黔牟有王命矣而五國伐衛以納朝春秋於王人救衛苟從其恒稱則正不何以辨焉故王人不得稱字而特稱字以尊之明以正也凡救不月雖吾君會伯主救與國不月成七年秋於是特書月謹其事也穀梁傳曰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孔穎達曰稱人從其班稱字有為也惡諸侯逆王命故尊王人而稱字以責諸侯也陳氏傳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隱桓之諸侯會盟侵伐徒以定篡弑也衛州吁之亂會者五國宋督之亂會者四國蒙之會伐鄭以立突於是伐衛以立朔也以王人將而救衛救衛而克則是天子猶得廢置諸侯矣天子猶得廢置諸侯春秋可以無作而朝終以自立故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

秋公至自伐衛

公會外大夫伐不致榘莊二十六年春秋伐衛此何以致非大夫也人諸侯以示義則致公以見實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孫明復曰此衛實也言齊人歸之者齊主兵伐衛故衛實先入于齊也胡侍講曰商書俘厥寶玉左氏傳曰文姜請之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穀梁傳曰恒星者經星也左氏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公羊傳曰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

也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記異也吳先生曰恒星為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之眾星恒星不見者夜明如晝故也大星之恒星者不見則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隕謂自天而隕沒於半空而不至地其所隕者星之光魄也如雨言眾多不可為數也小星之無名者隕則大星之恒星者自若也戴溪氏曰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麗焉星隕之多氣消散也張主一曰蓋王運將終自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紀綱法度掃滅盡矣

秋大水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無麥苗

穀梁傳曰無麥苗麥苗同時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趙伯循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莊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人者神之主風化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其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莊公威命不行誠敬之不至耳家鉉翁氏曰當是時莊公以童稚之年挾陸渾之援臨制其臣民雖欲防閑其母其道無繇矣張主一曰較前載驅錄於齊風尚論其世與衛之鶴之奔奔瞻有笑諸篇皆一時之事也魯衛先王之後而婦行放逸同播其惡於萬民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末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父弑君亂國與衛滅同時詩春秋之旨蓋相為表裏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此吾君將也公羊傳何以稱師諱之也莊之會齊春秋終諱之於是將會齊圍郕故出入皆稱師變